



四平调

SI PING DIAO

江暖◎著



新华出版社



四平调

SI PING DIAO
江暖◎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平调/江暖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166-0853-1

I. ①四… II. ①江…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3350 号

四平调

作 者: 江暖

出 版 人: 张百新

责任编辑: 李 成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0mm×230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0853-1

定 价: 29.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有生以来，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温暖，哪怕是一点点……然后，便在那温暖里回忆曾经的寒冷。
谨以此书纪念知识青年赴农村插队四十五周年。

——作者

序

回首向来萧瑟处

刘新成

再没有一座城市像 20 世纪的北京这样，风雷震荡而又古老厚重：一方面，它不断以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震惊中外的大事件、翻天覆地的各种变革吸引着全世界的眼球，以至一度被称为世界“红都”，它的面貌也随之日新月异，它的居民不得不随之调整自己；另一方面，数千年人类文明在这里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游牧农耕各个族群南来北往在这里留下了沉重的足迹，金元明清历朝历代在这里创造出庄严雄伟的帝都气象……所有这些，都曾经、正在并将永远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座城市和城市的居民，使他们绚烂多彩的现代生活总是带着古城传统的底色。

20 世纪的北京居住过几千万“北京人”，但唯有 50 年代出生的一代最能体现 20 世纪北京的特色。他们是极不寻常的一代：生在红旗下，长在“文革”中；在天安门给毛主席献过花，也在“自然灾害”期间挨过饿；他们唱着歌在北海“荡起双桨”，又喊着口号搞大批判、抄家和武斗；他们曾怀着“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刻苦



读书，但随着“最高指示”发表，他们迅即离开都城和亲人，被送往山西、陕西、内蒙、黑龙江、云南……“北京知青”就这样成为了共和国历史上笔墨浓重的一个特指名词。无论他们去到哪里，面对的都是蛮荒、愚昧和贫穷，革命小将批斗的戾气、指点江山的豪情、改天换地的壮志，很快就被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磨蚀殆尽。来自大都市和有知识是他们优越感的来源，曾为他们收获了当地老乡的艳羡和仰慕，但是在都市养成的无能、虚荣、娇气以及知识教给他们的理智和敏感又使他们倍感农村生活的艰难困苦，以至不惜屈尊求助于老乡。孤独，迷茫，前途无望，对四合院亲情的深深怀念，每时每刻折磨着他们的心灵。十年一梦，青春不再。当他们伤痕累累地终于重返日思夜想的北京，还来不及安顿疲惫的身心，改革开放的浪潮又汹涌而至，他们不得不继续拼搏，为求学、为工作、为住房……不管多么匆忙，他们总会不时地停下脚步，面对高速运转的城市，怀想曾经的白山黑水和黄土高坡。渐渐地，他们步入了中年、老年，心境越来越平和，越来越多地回顾往事，审视自己，反省，沉思……

这就是江暖的小说能够洗尽铅华、直面内心的原因，也是小说的北京特质、知青特质之所在。当作者对任何一种宏大主题已经怀有本能反感的时候，她着力刻画的只有保存在自己温软心底的记忆和感触；当作者对命运的打击已经习以为常，她的笔下再也没有任何一点的自怜自艾和怨天尤人。对于苦难和受苦受难者的深切同情贯穿于所有的故事，北京人的优越感在这里已经升华为普世的人文观照；表达同情的另外一面，是对在生活中那些苦难的制造者不动声色地进行拷问，但是锋芒内敛，北京人的世事洞明在这里演化为宽厚的悲悯；鞭撻之后是一声叹息；深沉的叹息中，分明可以听出历经沧桑的一代万

般的无奈。所以说，江暖的小说仍存希望，仍有理想，仍怀激情，只是欲言又止，尽在文字之外了。

20世纪过去了，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正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曾经激进的一代已经变为思索的一代。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校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目录


Si Ping Diao

- 序：回首向来萧瑟处 刘新成（1）
- 四平调 （1）
- 我们曾年轻 （75）
- 我的女房东 （131）
- 寻找失去的家园 （163）
- 胡同里的吴顺 （209）
- 后记 （230）

四平调

四平调，京剧唱腔。缠绵委婉，
妩媚清丽，以四平八稳见长。

——作者



四平调，京剧唱腔。缠绵委婉，妩媚清丽，以四平八稳见长。

穆先生家住在北京西城区石驸马大街。这街名老得如出土文物。再看穆宅，青砖上挂着一层被岁月染上的白霜，与街名正相配。

每逢星期天下午，高墙里面便飘出阵阵琴弦之声，清婉悦耳，这是穆先生家的票房在唱戏。

这票房从五十年代初始，你来了我走了，虽说也曾换过几拨儿人，戏却还是那么红火地唱着。自然灾害时，人们饿得走路打晃，爱唱戏的人也照旧来这儿唱戏。

不知是曲牌妙曼清雅，还是歌者安逸飘然，引得行装各色的路人驻足闲听。久了，里面唱的与外面听的，浑然相映，于是间，这块地方便沉浸在一派祥和的气氛中。对于这份暂时的安闲，人们忘情地眷恋着，久久不肯散去。

这票房里有位青衣总是唱四平调，得人心仪。打她一开始唱，听主儿们就尽心地听，等她唱完时，便有人缓缓起身要走了。显见，四平调成了来这儿听戏人的念想儿。

顾太太是四平调的唱主儿。初见顾太太的人会有些许惊艳。她三十多岁，白润的皮肤，一头秀发，飘飘洒洒。小鹅蛋脸总是微微扬起，黑黑的眼睛朦朦胧胧地看着人。精致的下巴向前翘着，嘴唇稍有些厚，却是有棱有角。看人的目光略有些散，显得与年龄不太相配，像个未经世事的孩子。世人穿旗袍都紧裹在身上，显示身材如何苗条。顾太太的旗袍却是宽宽大大的，纤瘦的她穿了这袍子，倒像披了一块绸子，那么潇洒飘逸。每当她身着蓝色或紫色绸袍缓缓走来，下



摆与袖子轻轻飘动，隐隐似有钗珮之声，好似洛神下凡一般。

穆先生夫妇都是六十开外的人，上辈儿人自天津迁来北平就居住在此，这一方的人提起穆宅没有不知道的。票房设在穆先生家。穆先生人很清瘦，两道眉毛浓而且重，额头就显得有些窄。也许是眉毛的缘故，即便是笑着，也含着一股冷气。

穆先生在大学教世界历史。在漫长的执教生涯中，经历过的酸甜苦辣早已淡去，唯有一句话尚存在他心里。那句话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力，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对于人的活法儿，有如此舒心的解释，已近古稀之年的穆先生每每想起来，就不由得一阵阵唏嘘。

穆先生这一生，除了精通历史就是痴迷京剧了。穆先生说，历史与京剧好比是一道菜，要有好的原料和佐料，经唱主一掌勺，便是一道好菜。因色香味俱全，才得以久传不息。

胡同里的老街坊都知道，穆先生的父亲老穆先生在世，在辅仁大学教历史。喜爱京剧更甚，常常邀请名角粉墨登场。

到了穆先生的儿子小穆先生，就在外地的中学教历史了。

小穆先生不喜欢京剧，也没念成大学。穆先生的弟弟解放前有段时候在国民党一个警备司令部做文书，因这经历解放后被送到劳改农场改造。受这叔叔所累，高考名列前茅却依旧榜上无名。如此两次三番，儿子烦了，胡乱填了个服从分配。很快，便被分配去了外地的一个师专。毕业后的小穆先生，觉得从小的志向与抱负过于幼稚可笑，轻轻淡淡地决定不再回北京，留在那里教书了。

这如同在穆先生的心上捅了一刀，留下个永远不封口的疤。

于是，这位终生研究历史的大学教授，便扎进了京剧里。做学问

的事，只剩下了每天看看报纸，即便看报也是曲不离口。晚年后，穆先生认为自己老了，把唱了几十年柔软的梅派青衣，改唱苍凉的小生了。

尤其近两年，穆先生变了，变得饭吃的工夫越来越长。饭倒是吃不了多少，酒喝得一天比一天见多，随之，就是唱戏。喝的是老白干，唱的是白门楼与罗成叫关。穆先生总是大段大段地唱，一个是吕布，一个是罗成。都是生命完结前的悲歌。

酒干戏罢需要两个钟头的工夫，一天两顿饭皆是如此。日子就这么过着。

穆太太是家庭妇女。和许多女子一样，家境富裕，几岁起便有一搭无一搭地念着书，直到上大学。她们通常是学家政，也有学英语或中文的。大学毕业后，嫁得个门当户对的人家，一生在家里相夫教子，外面的事情不太过问。

穆太太生得娇小而文静。每天天不亮就起了床，直至入夜十二点才躺下，把这个家收拾得干净透亮。穆太太除了家务没说的，还写一手好闺墨。只要得闲，年轻时帮穆先生翻译英文资料之余就写写诗词，如今呢，有了点年纪后就只抄写佛经了。写得虔诚而精美，她却从来不怎么送人。

穆先生的这个四合院，因为是自己一家子住，始终见方见正的规矩着。进大门，过了影壁是小外院，一排南房，一棵枣树。月亮门隔着里外院。进里院，地面正中间铺着一米宽的青砖，方方正正的青砖路直通北屋正房。两旁的地上铺满了长方型青砖，上面长着厚厚的青苔，郁郁葱葱，似乎从来没人踩过。

里院，北房带着宽宽的前廊，东西两边的耳房，与东西厢房不相



连。不相连之间就形成了东西两个天井，因为北房高，使得这里终年不见阳光，以致地面的青苔更厚了。天井的靠南墙根种着一溜瓣兰儿。在这样阴暗潮湿的角落，洁白的花朵淡定自若地在夜间怒放。花开时节满院子清香缕缕。

一 穆先生家的票房

票房用的外院南屋是穆先生的书房。平日一般朋友来访，就在这里接待聊天。

夏天热了，票房就挪到里院的葡萄架下。

一张八仙桌子上面，放着细瓷茶壶与八只茶碗。壶里沏的是茉莉花茶，虽然不是上品，北京人惯常喝的茶叶末儿，也是没法儿比的。加上穆太太的茶碗洁净得发亮，来这儿的，都是喝茶的行家。从倒茶，端碗就看得出来，轻而虔诚。另外的两个小盘子里，盛着穆太太亲手做的玫瑰枣和盐栗子。拉琴的与唱戏的都围在桌子四周。

常来这里的人有魏太太唱老生，顾太太唱青衣，穆先生唱小生，再有就是不怎么常来的李先生唱老旦，及唱老生的陈先生。

拉京胡的王先生，是位读了些书的旗人。近四十岁了，却不工作。不止京胡拉得好，字画也好。穆先生票房里只有王先生这一把胡琴，因此他是每次必来。

票房里唱戏的人，还得先说顾太太。

京剧以四平调为主的戏并不多，因柔婉平和的韵味广受喜爱。

票友不像专业演员那样以戏会多少论高低，票友一般只精通几出戏或几段戏，因此专业演员向票友请教某一段戏是常有的事。

顾太太只唱四平调。而且唱得好。

四平调的戏，有《醉酒》《梅龙镇》《坐楼杀惜》，多是男女情意缠绵，或悲啼或娇嗔。

顾太太唱四平调回回掉眼泪。只见她一只手敲着板眼，另一只手捏着手绢擦眼角。虽说唱得动情，板眼、调门一点不走。王先生的胡琴拉得也好，帮得严丝合缝。看王先生盯着唱主儿的眼神就知道，甚是上心。

从自然灾害时顾太太就开始唱“贵妃醉酒”了。她的嗓子并不亮，却相当柔和。

当唱到“你若是顺了娘娘心，如了娘娘意，我便加封奏当朝……”顾太太便开始擦眼泪了。

这出由杨贵妃一个人唱的戏，说的是皇上本约了她，后来又变了主意，转向梅妃那边儿去了。于是她伤心得要命，就向高、裴二位力士要酒喝，想一醉了事。

一段唱完。王先生连忙把胡琴放在一边，站起来倒了一碗茶送过去。含笑着轻声说，润润嗓子吧。

顾太太接过茶来用嘴抿抿就放下了，再朝王先生微微点头示谢。坐下来后，掏出手绢蘸眼角上的泪。

这时魏太太起身，朝王先生欠了欠身，满面笑容地说，王先生，您先歇歇，喝茶。

王先生没抬头，笑着说，不用，您来段什么？

魏太太赶紧上前凑了几步说，还是《捉放曹》吧。长了点，让您受累。

王先生开始试调门。



这位魏太太四十多岁，烫着满头的大波浪，如一片片玫瑰花瓣扣着。显见，对自己的年龄不怎么甘心。细而长的眼睛，其实很有味道，只因戴着金丝眼镜，平时又不太爱笑，神色显得凝重。她身上的旗袍裁剪得非常合身，做工也得说相当精致。就因这合身，凸起的小肚子与浑圆的肩膀，自然全显现了出来。到底比顾太太大了十来岁，再要强岁月也是不饶人。

胡琴响起，魏太太挺直了身子，等过门，用手随着胡琴打板眼。

魏太太唱《捉放曹》也是家常便饭。因为唱熟了，声情并茂，韵味很足。人们都跟着敲板眼，张着嘴，睁大了眼，小心细听。

“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背转身，自埋怨，我自己做差。这才是花随水，水不能怨花，到此时我只得暂且强忍耐在心下……”唱着唱着，魏太太的眼睛泛起一层泪光。

她唱的本是陈宫骂曹操不义：曹操落难了，逃到吕伯奢家里，吕家杀猪宰羊地款待，曹操却疑心人家向官府告密，便把吕一家杀尽。曹操的翻脸不认人世人皆知，但魏太太能动情到这份儿上，也似有说不出道不明的话。

魏太太唱完坐下，用手绢轻轻按着脸上的汗。这时，顾太太站了起来，向众人告辞。

每回一到四点，顾太太就急着回家。她先朝穆先生点头道谢后，又转身向魏太太说，您唱着，我先走了。说罢向外走去。

王先生的眼睛舍不得离开顾太太的背影，顾太太消失得看不见了，他的目光也就暗了下来。

听见顾太太道别，魏太太忙把看着王先生的眼睛转向了往外走的顾太太，恰好顾太太正抬腿往门外迈，扭了一下腰，纤细得实在好

看。魏太太嘴里边向顾太太说了句“帮我看看火炉子”，手却伸到自己腰间，在旗袍上捏了一把，皱了皱眉，埋怨自己身上的旗袍裁剪得还是肥了。大门外这时传来了顾太太一声“哎”。

顾太太走后，任谁再唱，王先生的胡琴就是自娱自乐了，刚才那卖力气的劲儿全然不见。他这么一来，众人怎能不想，顾太太要是不来，其他人即便唱情绪也不会高到哪去。

顾太太在众人心里越发有了一层神秘。自然又引出了另一个话题：她的那位顾先生，不知是什么样儿的人物？常常在顾太太走后，有人便想起这个话题。

顾先生不在北京，这里的人都知道。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丈夫不在身边，最让人感兴趣。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对她上心，恨不得把她搁在放大镜底下看着，更有好事者议论起她便有枝有叶，乐此不疲。

终于有一天，在众人正说得起劲时，穆先生按捺不住，朝大门外指了指，压低了嗓子说：以后千万别提这些了，我琢磨着也许在那边儿呢。几年了，咱们眼瞧着她一个人守着瘫在床上的婆婆，那么尽心地伺候，真难得。各位说是不是？

听了穆先生的话，有人点头称是，也有人的脸“刷”地红了。说“那边”，几岁小孩子都心知肚明，指的是指台湾。这可是大忌，谁听了也得戛然噤声。

顾太太家搬到这边来没两年，因此，顾家是什么家底，没人知道。

穆先生夫妇对顾太太很知心，说这样的话，是为断了这些无止境的议论。按说也不过是街坊邻居，能对她这般慈祥与体贴，连顾太太